

2016年下半年,是我人生中最为阴暗的一段时期,周身“四面楚歌”,各个器官都亮起了红灯。起初,我常觉头昏脑胀、脸发烫,自以为运动太多、写作劳累所致,也就没放在心上。后来,夜间鼾声不断,频繁憋醒,真正熟睡的时间少之又少,整夜加起来不到两个小时。于是白天上班无精打采,昏昏欲睡。

无奈之下,我住院诊疗。个子不高、水平不高的我,却“荣获”了两个“高”——高血压、高血脂,还患上了重度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,一个晚上几十次憋醒,最长呼吸暂停达75秒,如沉入河底,窒息般难受。那几种病尚未根治,心悸、胸闷、头晕、虚汗乏力又接踵而至。心脏像失控的野马狂奔乱跳,甚至能让对面的人听到心跳声。医生诊断为阵发性房颤,伴有严重的血栓、心肥大……我等于一脚踏在阳间,一脚跨进阴曹地府的门槛。

那段时间,我从乡镇卫生院转到高港、泰州、上海,一连数月,不是在去医院的路上,就是躺在病床上。中药西药堆积如山,气味弥

劫后余生

漫衣襟,看到药就想吐,连饭都吃不下,靠打点滴维持生命。身体日渐消瘦,脸色发黑,骨瘦如柴,连上楼梯的力气都没有。医院几次下达病危通知,动员妻子24小时陪护,随时注意我的呼吸。父亲躲在角落里猛抽烟,母亲愁容满面,妻子哭得双眼通红,儿子几次偷偷跑出校门打听消息。亲友纷纷前来看望,仿佛见最后一面。我虽无力言语,却明白一切,泪水常常打湿衣襟。

那个夏天,我真切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与无情的风雨。夜深人静时,我常蒙头痛哭,拒绝与人交谈,只想蜷缩在黑暗里。至秋天,我多次前往上海华山医院,病情略有缓解,但依旧虚弱。那时的我,犹如寒霜侵袭下的枫叶,瑟缩飘零。冬天,我依旧冒着凛冽刺骨的寒风去医院排队。为了节省开支舍不得开钟点房,常蜷缩在医院墙角避风处,以油条烧饼充饥。我渴望活着,即便长期精神低落,也想要

夺回曾经拥有的健康。我积极配合诊治,在医生的鼓励关心下,我终于成功闯过鬼门关,身体各指标好转,得以回家疗养。

回家后,我按时服药、定期复查,加强锻炼,三个月后,病情逐渐好转。但我情绪依然低落,常整天不出门。母亲劝我:“孩子,身体不好更不能总闷在家里,会把自己逼疯的,出去走走透透气吧。”我勉强应声,随家人出门散步。他们聊些轻松话题,而我沉默寡言,仿佛整个世界都与我无关。

走到村头陡坡处,一辆装满旧货的三轮车正艰难上坡。中年汉子面色涨红,用尽全力仍屡次失败。家人见状纷纷上前助力,最终车子在众人的帮助下顺利爬过了坡顶。闲聊中得知,他身体不好,妻子患精神分裂症,孩子有先天性心脏病,父母年事已高且药不离身,全家靠他收旧货度日。母亲拍了拍我肩膀说:“看看人家,生活如此艰难却从未放弃过,你应该好好学学。”

这一句话,如重锤敲醒我。是啊,我上有老下有小,还有父母、儿子需要依靠,我怎能沉沦?想到这里,我那颗被病痛束缚的心渐渐舒展。

和中年汉子分别后,我和家人继续散步,漫无目的地欣赏着路边的风景。蓦地,我的目光被水泥路缝隙里的一撮狗牙根所吸引。尽管它遭受着车辆的碾轧、暴雨的拍打以及高温的熏烤,但它依然顽强地生长着,展现出勃勃的生机。

我不仅看到了一株克服种种困难、坚强存在的小草,更看到了一种坚韧顽强、永不言败的精神。大病之后的我,似乎变得敏感了许多,这些难得的驻足与思考,是过去想象不到的。正是这股精神激励着我,让我在接下来的数年里与病魔进行了顽强的抗争,并最终走了出来。

如今,我时常会回想起与病魔斗争的历程,回想起那次散步的经历。尽管我依然药不离身,病情时有反复,但我庆幸——已经成功闯过一次鬼门关!劫后余生,我更懂得生命的可贵。今后,不管再遭遇怎样的苦痛,我也有必胜的信念。披一蓑烟雨,再劈开那荆棘,谁怕!

刘向前

有趣的中草药诗词

古人的生活里,草木与文字总有着奇妙的羁绊,尤其是当中草药遇上诗词,便酿成了满纸药香与诗意。

元代王实甫在《西厢记》里的笔墨,藏着最精巧的“药谜”。“碧云深,黄花地,红叶御沟流。”初读只觉秋景缠绵,细品才知暗藏玄机:“碧云深”对应青黛,那抹天际的青蓝,恰似这味药材的色泽;“黄花地”指的是菊花,秋日遍野的金黄,本就是菊花入药时的模样;“红叶”暗合枫香脂,枫叶经炮制后成药,藏着自然的馈赠;而“褪罗衣则怕花飞瘦”

中,“衣”谐音“薏”,正是祛湿的薏米。这般文字游戏,让读诗成了一场趣味盎然的寻宝。

宋代才女朱淑真则借草药诉尽相思:“字字苦参商,故要檀郎读。”“苦参”味苦,恰如相思的苦涩滋味,入口难咽却直抵心口;“商陆”谐音“商路”,暗喻恋人间相隔千里,路途漫漫。寻常草药名,经她笔尖点化,便成了藏在墨香里的深情,读来竟能尝到几分药味回甘,让人想起那些藏在心底的牵挂。

诗圣杜甫也常以草药寄情。在秦州漂泊时,他写下“当归问消息,白芷

寄相思”,“当归”二字直白道出“应当归来”的期盼,“白芷”则带着“盼君知晓”的心意,质朴字句里满是对亲友的惦念。陆游晚年隐居山阴,见山民采撷车前草,便吟出“车前斗量车载,取之无禁,用之不竭”,没有华丽辞藻,却将田间常见的草药写得充满烟火气,仿佛能看见老农弯腰采草的模样。

古人将中草药写入诗词,不只是对草木的珍视,更是对生活诗意的坚守。当我们读着“春采茵陈夏采荷,秋摘茱萸冬晒参”,在药香与诗韵间穿梭,便能触摸到古人藏在文字里的浪漫。

顾建平

母亲的“莲藕排骨汤”

总有一些味道,如同坐标,精准地指向家的方向。对我而言,母亲的莲藕排骨汤便是这样的存在。

小时候,生活在乡村的我,每到秋冬交替时节,池塘里莲藕丰收。母亲总会提着竹篮,挽起裤腿,走进池塘。她弯腰在淤泥里摸索,不一会儿,一根根白胖的莲藕便被她拔了出来。

回到家,她开始准备这道汤。排骨要洗净、焯水,去血沫;莲藕要去皮、切块,泡在清水中防止变黑。母亲做事总是细致有序,像是在完成一场庄重的仪式。

随后,她把排骨和莲藕一同放进砂锅,加水没过食材,用小火慢炖。

炖汤的时间里,香气一点点弥漫开来,先是轻盈淡雅,继而浓郁温暖,整个屋子都被包裹在那熟悉的气息里。我总爱搬个小板凳坐在厨房门口,听砂锅里“咕嘟咕嘟”的声音,等母亲揭开锅盖。那一刻,热气氤氲,香味扑鼻,汤呈乳白色,排骨软烂脱骨,莲藕粉糯香甜,吸满肉香又保留清甜。母亲给我盛上一碗,看着我吃得津津有味,她的笑容比汤更暖。

后来我离开家乡,到了城市。生活节奏快,外卖和快餐取代了家常味道。偶尔在餐馆喝到莲藕排骨汤,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——要么寡淡无味,要么油腻失衡,再也尝不出那份温润纯净的香气。每当这时,我便格外想念母亲的汤,想念那间小厨房和袅袅炊烟。

如今,母亲的头发已渐渐花白。每到秋冬,她仍会炖上一锅莲藕排骨汤。那锅汤,早已不只是味蕾的记忆,更是母亲的爱与家的方向。无论我走多远,那一碗汤的香气,始终牵动着我的乡愁。

魏益君



岁月里的老屋

岁月里的老屋,袅袅烟火,承载着时光的远去,生命的延续,温暖依然,欢声依旧。

许双福 摄于江西省婺源县